

包買制、原工業化與商人銀行家——概述與總結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750 年，蘇黎世一個古老家族的兩兄弟——Caspar Schulthess 與 Hans Conrad Schulthess——在利馬特河岸（Limmatquai）的“Zum gewundenen Schwert”宅邸開辦了一家絲綢商號。他們購入生絲，交由城內和鄉間的紡工與織工加工，再將成品織物銷往國外。不到一代人的時間，Hans Conrad 經營匯票和有價證券的活躍程度已不亞於絲綢生意。1805 年，這家當時名為 Caspar Schulthess sel. Erben & Schinz 的商號，在州官方年曆中被列入“銀行家”一欄。1855 年，它徹底放棄了絲綢業務。歷經一系列合夥人和名稱的更替，它延續至今，即 Rahn+Bodmer Co.——蘇黎世歷史最悠久的私人銀行，並於 2025 年慶祝了成立 275 週年。¹ 這一家商號的歷史濃縮了本章的論點。蘇黎世的私人銀行業脫胎於紡織商人的賬房：這些商人組織著數以萬計農村家庭的勞作，向他們預付原料和信貸，收集其產品，再銷往歐洲各地市場。在這一經營過程中，商人們積累了資本、通信往來網絡以及外匯知識，而在適當的時機，這些都可以轉化為一門獨立的銀行業務。

本章涵蓋從十七世紀初至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時期，即蘇黎世城市國家漫長的舊制度時代。本書 B 部分已經描述了宗教改革如何重塑了這座城市的制度及其財富倫理，以及 1555 年之後來自洛迦諾

的新教難民如何引入了絲綢業和新的商業組織形式（見第 B.V 章）。本章從那一章結束之處接續講述，即從 Seidenhof（絲綢館）以及 Werdmüller、Muralt 和 Orelli 家族最早的絲綢企業講起。本章首先描述蘇黎世的紡織行業——絲綢、棉紡，以及在較小程度上的毛紡——如何發展成為一個遍及整個國家領土的生產體系，以及這一在德語中被稱為 *Verlagssystem*（包買制或外包加工制）的體系，如何建立在將城市商人與農村生產者聯結起來的信貸鏈條之上。隨後，本章轉向 1662 年的商人理事會（*Kaufmännisches Direktorium*）——商人們藉此組織起來，該機構還負責經營郵政事務——以及塑造了城鄉關係的城市貿易壟斷。最後幾節將識別構成商人精英階層的家族，追蹤他們所積累的資本如何開始流向海外，並考察蘇黎世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如何反思這種經濟形態。

這段歷史對於當今金融中心的意義，在於三種延續性。第一是資本：蘇黎世商人在十七、十八世紀積累的財富，成為十九世紀工業、1856 年的 *Kreditanstalt*（信貸銀行）以及一系列私人銀行的種子資本。第二是取向。由於舊制度時代的蘇黎世經濟建立在進口原材料、向遙遠市場出口成品的基礎之上，它培養出了精於計算、勤於通信和善於評估風險的習慣，而這些正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習慣。第三是結構：一個掌握資本、資訊和市場準入的都會中心，與一個提供勞動力並接受信貸的腹地之間的關係，一直塑造著蘇黎世的經濟，直至今日。這種關係所引發的緊張，在 1794—1795 年的“施泰法事件”（*Stäfner Handel*）以及第 C.III 章所論述的動盪中爆發，屬於瑞士聯邦國家及其金融法的前史。

1 註釋

1. Rahn+Bodmer

Co.， “History”， <https://www.rahnbodmer.ch/en/history>；以及
“275 Jahre Innovation und Tradition: Rahn+Bodmer Co. im Wandel
der Zeit”， Nota Blog， 2025 年 2 月，

<https://www.rahnbodmer.ch/notablog/2025/02/275-jahre-innovation-und-tradition-rahnbodmer-co-im-wandel-der-zeit/>。該銀行將 1750 年列為其創立年份，並記載了 1805 年官方年曆中以“Banquiers”（銀行家）登記的條目，以及自 1855 年起在 Heinrich Schulthess 領導下專營銀行業務。

2 結語

從 Seidenhof 到法國大革命的兩個世紀，將蘇黎世從一座擁有前景可觀的絲綢貿易的行會城市，轉變為歐洲原始工業化最密集地區之一的中心。絲綢，尤其是棉紡，由數以萬計的農村家庭加工，通過由商人、農村的 Tüchler（布商）和 Fergger（中間包買人）組成的分層體系加以組織，並在每一個環節都依靠城市預付的信貸提供資金。居於這一體系頂端的是蘇黎世的商號，它們控制著進口、後整理和出口。作為農村經濟的最終債權人，它們藉助城市市民的貿易壟斷，攫取了農村經濟所創造價值的很大一部分。它們在 1662 年組織起商人理事會，該機構規管各行業，捍衛瑞士商人在法國的特權，並經營傳遞其信函和票據的郵政服務。

以這種方式積累起來的資本，流入農村抵押貸款、行會和家族基金、領主莊園，並自十八世紀初起流入海外投資——從 1727 年該市購入的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股份，到通過 1755 年的利息委員會（Zinskommission）發放給外國國家的貸款。一些蘇黎世商人在國外成為銀行家，例如巴黎的 Hans Konrad Hottinger；另一些人，如 1750 年的 Schulthess 兄弟，則將自己的賬房在本地轉變為銀行。同樣的國際取向，也將蘇黎世的資本和商品捲入了大西洋奴隸制經濟，而這座城市及其歷史學家已開始公開正視這一關聯。

蘇黎世啟蒙運動對這種經濟形態的反思帶有矛盾心態。自然科學學會（Physikalische Gesellschaft）的經濟委員會以及 Hirzel 對 Kleinjogg 的描繪，倡導農業改良，以抗衡紡織經濟的風險；而

Waser 的政治算術則試圖使國家財政成為理性分析和公共討論的對象，併為此付出了生命。原始工業化所造就的農村精英，於 1794—1795 年要求自主經商的自由以及與城市平等的權利。這一要求在施泰法事件中遭到鎮壓，但在 1798 年之後以及 1830 年之後再度得以實現。

對於今天的金融中心而言，這一時期的遺產體現在資本、出口取向、信貸網絡，以及一種在公法框架下實行商業自我組織的模式。蘇黎世歷史最悠久的私人銀行，至今仍將其起源追溯到 1750 年的一家絲綢商號。蘇黎世十九世紀各大金融機構的許多創始人，都出自十八世紀商人精英的家族。下一章將轉向蘇黎世國家本身藉以成為投資者的機構：1755 年的利息委員會與 Leu & Co.。

3 五句話概要

1. 約 1600 年至 1790 年間，蘇黎世的絲綢和棉紡行業經過三次擴張浪潮，發展成為一個原始工業體系，至 1787 年時在鄉村僱用了約 34,000 名紡工和數千名織工。
2. 包買制將城市商人、農村的 Tüchler、Fergger 和家庭工人聯結在一條信貸鏈條中：城市商人預先為原材料提供資金，並作為農村經濟的最終債權人。
3. 1662 年的商人理事會是一個公法性質的商人機構，它規管各行業，捍衛瑞士人在法國的特權，並經營以 1610 年蘇黎世一里昂信函郵路為基礎建立的郵政服務，積累的資產超過一百萬古爾登。
4. 城市市民的貿易壟斷使整個領土的利潤集中於一小批商人和食利者精英手中，他們的資本自十八世紀初起流向海外投資，部分流入大西洋奴隸經濟，而他們的特權則引發了 1794—1795 年的農村抗議。

5. 諸如 1750 年創立、今為 Rahn+Bodmer Co. 的 Schulthess 兄弟商號這樣的商行，將其匯票和證券業務轉變為銀行業務，使原始工業時代的賬房成為蘇黎世私人銀行業的直系先祖。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the-verlag-system-proto-industry-and-the-merchant-bankers-overview-and-summary